

「EYE LOVE MOKO」藝術裝置日前已來港順利展出，首度訪港的法國藝術家 Le CyKlop，帶同多隻曾遊歷歐洲大小城市的「眼睛」到訪，更特別配合「MOKO」當中兩個「O」字如一雙充滿好奇心眼睛的概念，特別設計多隻「MOKO 眼睛」，以充滿藝術元素及快樂玩味的手法展現出來。

Le CyKlop 以「EYE LOVE MONGKOK」為主題所設計的眼睛，以繽紛色彩、斑馬紋圖形、及奪目的「MOKO 眼睛」作設計骨幹，以不同形式放置於旺角區內不同位置。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賈選凝

法國殿堂級藝術家 Le CyKlop 將藝術融入生活及社區

文：您的創作世界好像是百無禁忌的，和流行藝術、玩具動漫、非洲藝術的跨界從範疇上來看非常多元，為何會有遍及這麼多領域的靈感來源？

Le CyKlop：世界上不同的玩具和卡通啟發了我的創作。我經常不明白為什麼小童長大了、變成青少年後便不再畫畫。或許是因為人們覺得畫畫是一件不用過於認真看待的事情。然而，我忠於自己的興趣，繼續畫畫，並把它變為我的工作。或許我仍有一點點童心，我很喜歡那些充滿歡樂、色彩的玩具，那就好像另一個世界，猶如小飛俠的世界，所有東西都很有趣。我很喜歡色彩繽紛的事物，我的創作靈感源自希臘神話中的人物、流行藝術、玩具動漫及非洲藝術等，希望透過多元化、充滿豐富色彩的藝術品，為人們帶來無限的歡樂和驚喜。

文：您的作品有很強的互動性，這種互動也是創作的一部分嗎？

Le CyKlop：我確實在藝術品中加入很多互動的元素，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即使在街道上噴畫過不同的傢俱或物件，卻沒有失去原本的功能，反而有了新的用途。不單單是公眾設施，加上豐富色彩後，隨即變成一件街頭藝術品，為街道增添藝術元素。防撞桿通常用作阻止車輛泊在行人路上，加上色彩後，它擁有生命，變成不同的角色或動物，公眾可隨意拍照留念。若坐在老虎或長頸鹿斑紋的長椅上，富時尚藝術色彩、趣致的圖案讓人感到更開心；戴上單車頭盔會讓你變成獨眼巨人（Cyclops），而我所設計的飛鏢讓你化身為尤利西斯來刺瞎獨眼巨人。若要打開我設計的酒瓶，便先要鑽穿酒塞上的小眼。我會與曾經購買了我設計的蠟燭的人說，當他們亮起蠟燭時，我可以看到他們家中的所有事。我喜歡說故事，人們亦可以透過日常用品來啟發及創作屬於他們的故事。

文：怎樣透過「眼球作品」這樣一個意象 reflection 觀眾們去重新看見和思考自己？

Le CyKlop：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窗。當你看着一個人的時

候，眼睛通常是最充滿情感的。眼睛可以消除語言的隔膜，表達不同的感受，例如喜悅、快樂、憤怒、輕蔑、同情等。有些人會覺得被盯着而感到不自在，然而，我認為他們在生活上已經很不自在，因為他們視它為仁慈（benevolent）的眼睛，而不是審判者（an inquisitor）或凝望着你。不同標誌都可以看到「上帝之眼」。相比保護性的「上帝之眼」，在土耳其，當地人認為藍色玻璃眼睛會帶來好運，而古埃及時期的荷魯斯之眼則被視為保護的象徵。

圓形有正面和保護的感覺，例如雞蛋或母親的子宮。古代的部落都以圓形包圍着火堆，例如帳篷、冰屋、蒙古包等，坐在圓桌旁通常會更有趣；而這些事都會讓人更多想自己，圓圓的眼睛令人感覺舒服及和諧。

文：希臘神話對您的創作的影響表現在哪些方面？

Le CyKlop：創作靈感是源自希臘神話故事獨眼巨人。荷馬的《奧德賽》在公元前4世紀寫成，獨眼巨人將尤利西斯和船員囚禁在洞穴內，然後逐個把人吃掉。獨眼巨人是隻非常巨大而嗜血的怪獸，尤利西斯把獨眼巨人灌醉，讓牠沉睡，再趁機和其他人一起刺瞎獨眼巨人，然後逃脫。這個故事有個有趣的情節，獨眼巨人問尤利西斯的名字時，尤利西斯說他的名字是「無人」（Nobody）。於是，當其他獨眼巨人問瞎眼巨人是誰弄瞎了牠，牠答「無人」，所以其他獨眼巨人認為那是宙斯的懲罰（外加），於是紛紛離去。尤利西斯用機智拯救了自己的生命。因為故事的有趣性和幽默元素，啟發了我的創作概念，現在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單眼的怪獸和玩具。

畢業的季節

一個「」：另一個藝術文學士的畢業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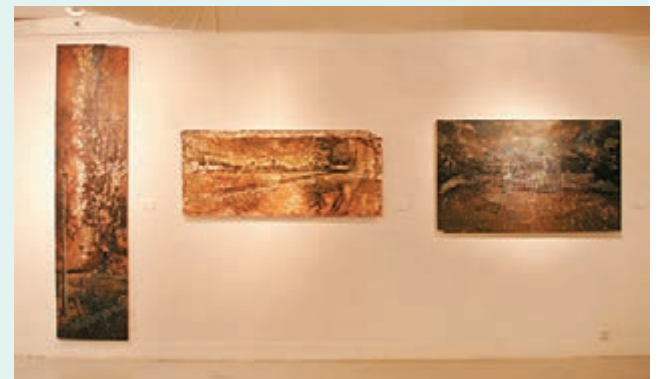


又到了畢業展的季節，感覺真的不錯，既是自我充實的時候，又是了解這個年代的創作流向，而筆者之所以喜歡參觀畢業展，是因為在展覽中都能走到不同新進藝術家的思考中，來一點點新的衝擊，這其實不錯。在各院校的學士畢業展中，不時都會老生常談，喜歡說到學院自有學院特色，在畢業展中可以一覽無遺地見到，不過這一點有些悶，還是回看展覽，七月初的就是由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跟香港藝術學院合辦的藝術學士的畢業展，展覽的主題是「一個『』」，展覽中一共有三十六人畢業，作品類別包括油畫、陶瓷、雕塑、攝影、裝置等等。

展覽中的作品整體上不錯，而其中三件作品使筆者印象最為深刻，因為每件作品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一件是差點被忽略的好作品，一件是值得深思的作品，一件是第一印象吸引着的作品。

方梓亮作品放置在展覽場中，但是在整個參觀過程中筆者並沒有留意這一組作品，正當準備離開的時候才留意到及細看，發現這是一件作品的存在感並不強，而內容就是談及當自己一個人時需要面對的事情及自我，完全是出於個人情感的創作，其存在感或一時間的衝擊力雖然不是很強，但是當細心來觀看時，才會見到作品的吸引之處。對於這作品，雖然未至於眼前一亮，但作品的細緻度不錯，值得細看。作品一組共三件，稱為「夜話（一）」、「夜話（二）」及「夜話（三）」，油畫沒有使用布本作為其中一個媒介，反而使用了舊木板，在充滿紋理、痕跡、歷史和質感的平面上處理畫作，把底層木板的紋理作為作品的一部分內容。方氏以一種平靜的手法處理畫作，在用色和筆觸上能夠見到這一點，每一件作品都是以兩層畫面交錯地展示，把室內和室外的世界重疊出另一個方氏所需要面對的世界，亦給觀者一個平靜而又能思考的平台。

朱淑玲的作品，名為「53.8」，是一組看似天秤的裝置，天秤的一端放置了一個



立方體，看似有一定的重量，而另一端是一個座位；在另一錄像作品中展示了天秤是如何運作，朱氏坐在一邊和另一邊立方體進行了平衡的動作。另節錄藝術家的自述是這樣寫的「鐵方塊由一顆300g的銅粒作核心，再用薄鐵片慢慢翻捲、擠壓、敲打。它累積層次，慢慢成長，重量亦不斷增加。今天的我用我自己的身體敲打出另一個身體，兩者的重量是一樣……」。就是這一組自述，筆者再細看錄像作品，見到這一個立方體就如朱氏所講，一層一層地把小立方體包起來。這重複的動作就如無意識的反射，而一層的包裹，就像人生的建立，立方體的重量亦和朱氏相同，把以上的內容加起來再和作品對比，得出的結果十分合理，亦說明了作品現有的狀況是如何建立的。這作品吸引之處在於自述中提到的幾個連帶關係和作品中呈現的狀態，都能夠思考並投入到藝術家的內容中。

每年不同的畢業展中，總有一些作品的第一印象能夠吸引着筆者。而張智鵬的作品，就是帶有這一種衝擊力，作品由三件作品組成，分別名為「我幾乎不能做什麼，除了記下來（男孩）」、「我幾乎不能做什麼，除了記下來（女孩和曇花）」及「無題」。由兩幅以黑白為主的人像及一組裝置在作品背後牆上的作品組成。兩張人像的眼和頸比正常的比例為闊和長，每隻眼睛的闊度約佔面部的1/3，頸則長了兩三倍，人像的臉上貼了很多蒼蠅，在兩張人像背後的作品，是一隻隻的蒼蠅，以蒼蠅連接着三件作品，所以更多的蒼蠅能夠在背景中找到。當由遠處時見到這一組作品時，一個一個的小黑點，吸引了筆者走近觀看之餘，細看就更加有驚喜，一隻隻的蒼蠅在作品上出現，更加包圍了作品，雖然這畫面令人有點不安，但衝擊力不弱，如果要找一件最深刻的作品，這會是筆者的選擇。

畢業展其實是一個有趣的經驗，不論是藝術家們或是觀眾，在參觀畢業展的觀眾中，不少可能是畢業生的親友或朋友，如果這是他們第一次參觀純藝術的展覽，會是一個不錯的體驗。而站在藝術家（畢業生）的角度，這展覽可能有密集而多種的經歷和經驗，如策展、參展、統籌工作等等，更重要的就是面向觀眾，這些經驗都會幫助他們將來的發展，特別是在香港這一個純藝術發育不良的地方。

文：謝諾麟

藝評

淺談純藝術之一個人來籌備及實行的展覽

展覽從來都是純藝術（Fine art）中重要的一環，不論是哪一種形式的展覽都是有着相同的功用，就是表達或傳達某些事情，這些表達同時存在於藝術家或是策展人身上，當藝術家（們）認為是展覽的時候或是策展人清楚見到某些現象而作出表達時，一個展覽的工程就會展開。

把展覽視之為工程，是因為當中包括了工程般不同類型的工種和很多需要留意的細節。一個展覽基本上建基於藝術家或策展人，但是展覽分出的枝節就可以無限伸展和附有不同人手的需求，伸展的多寡就取決於當事人對展覽的要求，而藝術家在進行一個展覽時，除開支外，另一個客觀而又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人手問題，因為在整個展覽由籌備到實行，可能都是只得藝術家本人，而本文就是由一個人的角度來實行展覽為基礎，在展覽工程外，藝術家本身同時亦需要顧及自己在藝術創作上的工作，因為創作才是他們真正的工作，但文中不會提及這一點。至於文初談到對展覽的枝節多寡，完全是取決於自我的要求。另外本文亦不會談及藝術家或策展人在概念上的要求，單從一個展覽的實際工作和需求而分析。

假如把展覽的工序分拆，筆者會把它們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早期工作，包括找尋展覽場地，因應作品的尺寸大小和數量，來選擇不同類別和大小的展覽場地，亦需要定下展覽期及裝拆展覽時間上的設計。在展出的作品中，需要了解作品類別是已完成作品，半完成作品或是現場裝置的作品，因為不同類別的作品，可能會有不同展覽場地的需求（請參閱文匯報2014-12-02（Tue）AA12及2015-02-24（Tue）A27文匯副刊之藝評：淺談純藝術之展覽場地上篇及下篇）。初步為展出的作品，設計好其安放位置的先後，因為

這可以更實在地掌握及了解到上述作品尺寸和空間的使用。而在早期的文字工作，工作量其實並不算多，主要都是為展覽的中心思想寫出序，這文章的用途很廣，早一點完成對整體的工作定有幫助。

第二部分會是中期工作，這部分可以因應需要或要求而增加或減少，基本上可以說成自我要求的指標，或是對展覽作品素質以外，另一個需要重視的要素。說到這一環的工作可多可少，是因為這一環的工作不少都是周邊的宣傳工作。例如設計工作，包括明信片、海報、橫額、正門裝飾、展場地圖等等。又例如是否需要場刊製作，包括制定內容、排版、校對、印刷、運輸等等。而中期工作當然不只這些事情，監測第一部分的工作進度、作品製作進度和確定場地才是中期工作的重點，始終在一個展覽中，作品的重要性是無可取代。另外當場地確定，就可以先做好場地設計及作品的分佈位置，因為這點將會影響到後期工作的部分。這是裝拆展覽時的大綱，亦可以預視到展覽在展出時的結構，這可以爭取更多的時間來思考作品和展場之間的關係是否合適。

第三部分就是後期工作，亦可以說成展覽期的前後。到了這階段的開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工作，應該大致完成或處於一個已經準備好的狀態，包括作品、現場裝置及拆卸時間表、印刷品、裝置作品時需要的相關工具等等。當可以進場時，同步的工作就是運送作品及物料，裝置作品的人手安排，亦需要佈置場地、接待處、入口處佈置等等。接着就是開幕，有沒有嘉賓或座談會，如有，那在中期工作時就需要安排；往後的展覽期間，是否需要安排人手來管理；而後期工作就是拆展，這部分比較簡單直接，相對時間上的控制亦比較容易。

而上述的前期、中期及後期工作，需要時間上的分佈和配合，這一點的控制則需要更為嚴謹，因為以上三部分的內容，都需要互相配合到時間的分佈上。就正如文初談到把展覽視為工程，工程就需要按照每一條死線的時間內完成，而死線的生效時間就是當展覽日期確定的那一天開始。

文：謝諾麟

